

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(七则)

张明明

严厉的父亲

我家是不新不旧的家庭。这当然是在父亲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。父亲早年读私塾，爷爷奶奶管束得很严，自然要受旧式家庭习俗的影响。爷爷早年过世，奶奶留在家乡，父亲小小年纪就东奔西跑。封建思想受到冲击的同时，也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。父亲常跟我们说，他是武门之后，不是书香子弟，他说若干年前，张家靠两个绝招在安徽落脚，一个是武术，一个是做面条。直到爹爹那辈仍是弓马娴熟、武艺精通(安徽人称爹爹为爷爷，称爷爷为爹爹，有爹爹大死爷爷之说。我的堂兄妹则称父亲为大爷)。但父亲是道地的大书箱，不要说十八般武艺了，简直一门也不通。

曾谈到重庆新闻界的两个马褂，说爸爸爱穿长衫。其实母亲也爱穿长衫，即旗袍。我至今未见过一张母亲穿西式服装的照片。父母对我们的穿着倒没什么严格限制，但反对我们赤足。

在我们家里，清晨起床和晚上就寝前，也没有说“早安”、“晚安”的习惯。但出门要告诉父母到哪里去，回家要告诉父母回来了。有朋友到家里来要先见过大人。我和我的先生结婚时，他的一位朋友韩君闻讯赶来，因多年不见，一时忘形，直奔内房，忘了先到书房问候。客人走后，爸爸对我说，这个客人不懂礼貌。其实这位韩君素仰张恨水之名，事后才知道那天告辞时所见的白发老人就是《金粉世家》的作者。隔了几年，他们在外地相逢，说起这件事时，这位韩君还后悔得直跺脚。

家里吃饭时每个人都有固定的座位，饭桌上不准多说话，夹菜时，两双筷子不许交叉，谁要是心急，没等别人夹完菜就把筷子从上面伸过去，或者从底下钻过来，准得吃“栗子”。这可不是街上卖的糖炒栗子，而是父亲屈着手指，拿指关节向犯错误的孩子的前额敲过来。算我幸运，记忆中没吃过“栗子”。

我那个最小的哥哥只比我大三岁，生性好动，又是十足的戏迷，每天舞枪弄棒，少不得把我惹哭了。起初我向妈妈告状，可妈妈脾气太好，说他两句就完事了，不痛不痒的，我觉得太便宜他了，就去告诉

爸爸。打了几次屁股，这个倔强的哥哥从不哭，就改为罚坐。父亲案旁有个凳子，哥哥犯了过就罚坐在那里，他自己则低头写稿，一写就是几个钟头。哥哥看我们在院子里活蹦乱跳，那滋味真不知比挨打难受多少倍。我看见哥哥坐得浑身都不自在，愁眉苦脸，怪可怜的。我又少了个游戏的伴儿，反而跑去向父亲求情，父亲这才记起哥哥还在罚坐。于是，我又和哥哥和好，在廊下跑来跑去。

有时，父亲在油灯下给哥哥补习功课，妈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教我唱歌。美丽的儿歌我到现在还记得：

“月光光，月光光，葡萄树下花衣裳，洗得衣裳这样白，整整齐齐上学堂。”

这时候，妈妈抱着妹妹，嘴里哼着，一遍一遍的教我唱：

“有一只青蛙坐在池塘边，张着大口两眼望着天，咕呱，咕呱，一跳跳到水中间。”

我记得妈妈哄妹妹睡觉的时候，还唱过一支催眠曲：

“我家有个胖娃娃，今年三岁整，伶俐会说话，不吃饭，不喝茶，整天叫妈妈。头戴小洋帽，身穿粉红纱，醒时脸常笑，好似海棠花，爷爷奶奶爹爹妈，哪一个不爱他。”

.....

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。不论什么时候，回忆起来，就象又沐浴在儿时的幸福中。

好学

好学是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，青少年时代他读了很多小说，到了中年，他专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韵文学(诗、词、曲、赋)。他当了记者和编辑之后，认真的尽记者、编辑之责，写小说是业余爱好。

我记得上学时，每年填一次家长情况的登记表，填到父亲职业一栏，他毫不考虑地说：“记者！”

父亲不只是对子女这么说，他对朋友，写文章都自称记者。

父亲常对我们说：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要多多的学习。他一生走南闯北，尽情欣赏祖国的山川，细心考察南北方人民生活的习俗。再加上记者工作的有利条件，写起小说来，从不愁无题可写。正因为他对

中国历史和韵文学研究有心得，在小说中，引经据典，写诗填词都是信手拈来，驾轻就熟。

比如，前面谈过的《金粉世家》、《春明外史》，诗词颇多，都不是先填好诗词，再编写小说，而是每天或几百字或几千字照旧写下去，轮到写诗，就做一首诗，轮到填词，他就填一阙词进去，百万字的小说，一气呵成。

父亲写过一本《水浒人物论赞》，将水浒中一百多个重要人物做了客观的分析。每人一篇短文，用文言写成，每篇只寥寥数百字。

比如《郅哥》一篇：

“郅哥以语激武大，其言甚巧，激之而为策画捉奸，其计亦甚周，至卒以送武大之命，则实非此黄口孺子所能料耳。盖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庭广众之中，本夫而捉奸获双，固无不理直气壮可以取胜者。今西门庆悍然出头，踢伤本夫，街邻十目所视，无复敢问，实非人情。郅哥十余岁天真小儿，入世未深，彼焉得而知西门大官人乃非人情中之产物乎？”

武大，忠厚人，慈兄也。郅哥，天真人，孝子也。以慈兄孝子，秉天真忠厚，以与奸猾市侩财势土

豪相周旋，在蔡京高俅当道之日，其失败固彰彰矣。虽然，卒有武松其人为雪冤，此又孝子慈兄终不绝于天壤也。”

郢哥不过《水浒》中一个很次要的人物，父亲用精炼的文字，把他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剖析人物中肯，伸张正义，使读者易于接受。如果父亲没有仔细阅读全书，是不可能做这样深入浅出的评论的。这样的文言文，给青年学生学作文言文参考，不是很好的吗？

在我记忆中，父亲终日手不释卷。躲“警报”都要带本书去读。由于父亲的刻苦钻研，对于中国的韵文学切实地掌握些要领。他写章回小说的回目，通常都是九个字一句，姑且称为“九字回目”吧。如：《斯人记》第十三回：

书不疗贫无钱难赎命 花如解语有酒可浇愁第十六回：

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 两番晤对心事证无言《春明外史》第六十四回：

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 莫夸白璧夜静客何来第八十二回：

一榻禅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梦风雨正欺人

这种回目，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。有位年轻的朋友专门研究父亲小说的回目，他当着家父的面，背诵了《春明外史》八十六回的全部回目。

父亲才思敏捷，在报界颇有名。我听左笑鸿叔叔说过一个故事。

“恨水在南京时，有一位新闻界的同业对自己的诗才也很自负，那天要和恨水比一比。恨水欣然应允。拟好了题目，商定用七律，联句。前一句落音后一分钟内要联上。这简直是不许停留，没有思索的工夫。于是开始了。第一人说了头一句，第二人立刻接上一句，并再说一个上句。两人斗得相当紧张，一会儿就是一首。一首完了再接一首。那位同业有些支持不住了，可是恨水又说出了第三首的起句。那位说了两句之后，看了看表，说：‘哟！我忘了，还有个约会呢！我得走了。’说完拿起帽子就往外跑。恨水追到门边，说：‘我续上了。’念出了续句。那位一边跑一边说，‘来不及了，明天我再来。’结果从此没再联句。”

除了研究中国历史和韵文学外，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地攻读英语。他的英语，没有什么名师指导，全靠自学。初到北平的时候，除了编辑的工作，每晨要高声朗读英语。因而使同院住的老板太太很不满意，不得不迁居。他仍然坚持自修英语，我们住在重庆的时候，父亲还是一早起床念英语。清晨，炊烟从茅屋顶的隙缝里，袅袅而升。农村的茅屋不设烟囱，所以举炊的时候，满屋的烟，齐齐向茅草缝里窜，从外面看，整个屋顶都有烟，象蒸笼的盖，向上冒着白气。在浓绿的山谷，升起缕缕轻烟，一深一浅，在晨熏中，别是一种韵味。父亲响亮的嗓门，不紧不慢地念英语，也构成桃子沟的奇景之一了。这时父亲已年近五十，这种刻苦学习英语的毅力，真是惊人。父亲为我们兄妹口译了《木偶奇遇记》的全文，他捧着书，我们围坐在四周，他念一句原文，译一句中文。哥哥们还记得父亲讲故事的内容。听哥哥说，父亲也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，刊在《重庆新民报》上。这件事，父亲自己也很感兴趣。事隔多年，一九五四年他和几位老朋友聚会时，还谈起此事，并且吟诵了其

中的几句。可惜，我们不记得了。仿佛是采用了歌、行体的古诗形式译的。

三不能和三不精

我们在四川时，常见父亲写作之余习字练画，对国画尤其有浓厚的兴趣。他曾说：“予生平有三事不能，一饮酒，二博弈，三猜谜。亦有三事，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，一书法，二英文，三胡琴。”读过《春明外史》的读者或许还记得，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，有所谓三不能，三久练不精，这其实是父亲的写照。

在博弈方面，父亲有一段自述：

“吾于博弈竞赛事，悉病未能，偶或强之，辄不终局。唯舶来品跳棋，间可作二三盘。十余年前，内子归我，如小乔之初嫁，所谓其乐甚于画眉者，闺中亦不能平靖无事，因之予乃劝之读唐诗，作花卉写意，并习赵柳楷字。初一二课或亦感生兴趣，三日以上，即百呼不理矣。及予示之跳棋，则喜甚。北平冬夜，室外朔风虎吼，雪花如掌。而室中则电炬通明，炉火生春，垂帘对坐，盆梅吐艳。围炉小坐，剖柑闲谈，遂亦不思他乐。坐久人倦，乃对案下跳棋。相约予负则明日为东道，陪之观剧。胜则彼亲

自下厨调鲜同膳。而十局之战，予必负七八，故彼极乐为此。棋本由予授之，未解彼何以胜我？吾侪患难相共已半生。犹引为笑谈也。”

其实父亲这段文字还写得不够坦白呢！后来父亲和母亲下跳棋，规定连赢三局就算获胜。父亲因为多半要输，经常输了两局就借故走开，把一场戏赖掉了。后来我们兄妹也学会了下跳棋，有一阵子我的瘾头还颇大呢。

凡看过父亲所写小说的人，大多以为作者对打牌很内行，看那些书里对打牌的描写，虽然头头是道，其实，父亲打牌的技术可差了。因为那时候打牌非常普遍，和现在的香港一样，凑上一台，至少就是“四圈”。小说里不时要有这方面的描写，父亲就常留意的观察，但到底只能纸上谈兵，打起来总是输的居多。

我不知道父亲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，要编报，要写小说，又要念英文、教子女读书。特别是写小说，总是好几本小说一起写。就这样，他竟还能抽出时间练画、练书法。父亲收藏了很多字帖和名家的字画、画论，他照书上说的，认真练习，画好了也不裱，

找到壁上有破漏的地方就贴上去。父亲的书法，他自己虽然列为三不称意之一，我看倒不算差。虽然比不上名家，还是有一定功夫的。至少是工整端正，特别是他写稿的时候，尽管是文不加点的写下去，但从来不写草书，而且极少涂改，这一点颇为报社的人所称道。

父亲喜欢画，他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画家和书法家。比如人物画家叶浅予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我读大学时，曾和班里同学到叶先生家去求教。叶先生住的是平房，我们一进屋，就见叶先生坐在画案旁，由叶夫人招呼我们分坐在沙发上和椅子上。叶先生把玻璃柜里一叠叠堆放得整整齐齐的速写拿出来给我们看，告诉我们速写的重要性和他多年画速写的心得。虽然是冬天，小屋里却暖得很。我坐在靠门的椅子上，右手边紧挨着叶先生的画案，对面墙上挂了一幅叶先生画的印度女舞蹈家的水墨条幅。叶先生的身后是一列画橱，放着各种资料。几上摆了一盆花。叶夫人招呼我们后就进内室去了。这时一位同学问叶先生，前两天看见电视里播放叶先生在剧场画速写的镜头，不知事先有没有准备。叶先生坦率地说：“噢，我事先

不知道。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转播着舞台上的节目，发现我正在画速写，就来问我可不可以录下画速写的镜头，我答应了，但心里有点紧张，在他们拍摄前多画了一幅，所以你们看到电视里的那一张，是我第二次画的同一幅画。”接着就给我们表演速写人像。坐得近的同学，他都画了一张，我也有一张，只两分钟就画好了。我要来做纪念。拿回家给父亲看，父亲说：“叶先生的风格豪放多了，以前给你母亲画的像很柔和。”据父亲称，在南京时，一次酒会上遇见了叶先生，当场就给母亲画了一幅速写，把母亲画得很美，特别是脸上一对浅浅的酒窝，笔下那么一带，似有若无之间，很有古典人物画的韵味，把母亲温柔的性格表现得恰到好处。

画家于非闇先生也是父亲的老朋友，于先生原是报界中人，父亲在《世界日报》时，于先生在《北京晨报》。到了父亲办北华美专时，就请于非闇先生任教。抗战胜利后，父亲办《新民报》，请于先生主编《北京人》副刊。后来，于先生离开《新民报》，《北京人》由左笑鸿叔叔续编。于先生送给父亲一幅工笔花鸟，画的是荷花翠鸟，美极了。父亲特意选了

一个乌木镜框在我们家客厅里挂了多年，数年前遗失了，实在可惜。

在北华美专任教的还有李苦禅先生，李先生最近常有新作。读者们想必都见到了。

书法家叶公绰先生和父亲是朋友，左笔鸿叔叔更是五十年的深交，父亲对左叔叔的字非常赞赏，常请他题字。

在北平过第一个年

父亲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到达北平，在西城买了一所四进院子的大房子。共有三十来间屋。陈铭德伉俪送了一套很好的家俬，父亲自己买了些红木家俬，有多宝格，大写字台，玻璃书橱，大圆饭桌等，配合着大厅里的木装修，红漆的柱子，绿窗格，雪白的窗纸，明净的大玻璃窗，很豁亮。父亲爱清洁，家里总是窗明几净。他写稿子不怕吵，乱哄哄的编辑部，人来人往，他照样伏案写作，家里有了这么好的条件，更便于写作了。写字台靠窗放置，窗外一片牡丹花、丁香花，隔一条花径有葡萄、藤萝和一对高大多节的枣树。一条长石凳上放了一两个大瓦缸，里面种荷花和睡莲。

当时父亲是《新民报》协理、主笔兼《北平新民报》的经理。报社有一辆汽车供父亲使用，司机朱某住在西院。隔一道门，便是前院。中门是个粉绿色的四扇门，嵌在白粉墙上，很美。每到月夜，荷花飘香，父亲常在中院踱来踱去，构思小说，有几回我跟在父亲后面，不出声地走着，等到父亲高大的身影映在粉绿色的门上，就要转身向后走时，我向旁边一闪，等他走过，我又在后面跟着。所以对这小门印象很深。前院花木最多，深秋，父亲就买些草把怕冻的花包起来，比如月季花，有些花要用土埋起来，比如葡萄的枝条，花盆里的花就抬到东厢房收起来。做这些事他兴趣很浓。除了书房，有哥哥们的卧室和一间很大的客厅都在前院。中院一排北屋是父母的卧室，我和妹的小屋。东厢房是饭厅、客房。院中一棵椿树，枝叶茂密，夏天使整个中院覆盖在绿影下。西边有一丛榆叶梅。春天，数不清的粉红色小花，一串串簇在枝头，树枝都压弯了，垂在地上。蜂蝶乱舞，小院里，数这儿最热闹。后院是狭长的，除去两棵大桑树，就是一片野花。

父亲把北平的家安置好了，就通知我们北上。那时，交通极不方便，码头上人群挤得水泼不进，母亲带我和妹妹硬是挤两天没上得去船。第三天，母亲和我先上了船，准备再抱妹妹上船时，竟无法靠近送行的人。只好先带我去南京，住在陈铭德先生的家里。陈先生很热情的接待我们。在乡间看惯了菜油灯下昏昏暗暗的茅草屋，一到陈宅的花园洋房里，电灯把楼里楼外照得象白天一样亮，真觉得新鲜。特别是卧室里那个大梳妆台，镜子比人还高，周围挂着一闪一闪的小五彩灯泡，真叫我大开眼界。住了几天，文哥送妹妹来了，母亲就带我们到了北平，随后全家人都到了北平。后来，父亲还接三叔四叔和两位姑姑到北平住了一段时间。

转眼就是一九四七年的春节。年三十晚上，吃过团圆饭，母亲教我放花炮，把一个黄泥巴做的老头，放在院中开敞的地方，捅开头上的纸层，用香去引燃，于是，从老头的头上冒出许许多多金花银花，母亲笑着从火焰中跳过去，叫我们跟着，我也跟在哥哥身后跳过去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。

花炮的种类很多，有炮打灯，纸拈儿，最有意思的是一种叫“耗子屎”，火药外面没有纸包裹，弯成小小的半圆形，一头翘起来，方便人点燃，引燃之后，一面喷着火星一面在地上打转，孩子们看了没有不开心的。大概是样子象老鼠屎而得名。哥哥们喜欢放麻雷子、二踢脚。这一晚家家户户都闭门团聚，人们忙了一年，吃饱了最后一餐饭，这会儿反正不会有人来，在欢乐和忙乱中，忽然显得冷寂。父亲就在前厅召集全家人，包括保姆在内，围着大圆桌坐下，他面前堆了一大堆零钱，说：“大家推牌九，我作庄，这一堆钱输光了就结束。”妹妹那么小也参加，由母亲替她下注，于是热闹非凡，父亲在博弈方面的本事，依然无长进，结果每人都赢钱，只有他面前的一堆钱输光了。赢少的父亲另外给补贴。于是皆大欢喜。我们就数着钱，不愁明天没炮放了。随后，父亲带着哥哥们上街看夜景，母亲和我好象也去了。在北平，春节已经不是最冷的季节，加上在节日中，到处灯火通明，虽然是午夜时分，行人仍然很多。平时，父亲很少带哥哥出去玩，他们在父亲面前很拘束，这一晚跟父亲上街，一点也不拘束，父亲一路走一